

赵德发 著

通腿儿



TONG
LEI ER

在他的笔下，

传统与现代，个性与人性，

宗教与世俗，出世与入世，

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。

毫无夸张地说，

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，

他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。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赵德发◎著

通腿儿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通腿儿/赵德发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(赵德发文集)

ISBN 978-7-5396-6253-4

I. ①通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1714号

出版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: 朱寒冬

丛书统筹: 姜婧婧

责任编辑: 姜婧婧 刘 畅

装帧设计: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: 880×1230 1/32 印张: 14.625 字数: 390千字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8.00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赵德发
文集

通腿儿

走

一

APPTIM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：

赵德发，1955年生，山东省莒南县人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省作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。自1980年开始创作，至今已发表、出版各类文学作品700万字，大量作品被转载并获奖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缱绻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《双手合十》《乾道坤道》《人类世》以及长篇纪实文学《白老虎》等，曾获人民文学奖、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、《中国作家》奖、山东省精品工程奖、齐鲁文学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总序/张炜

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

1990年初,我正染病住院。朋友探望时热情推荐,说山东大学作家班学员赵德发刚刚发表了短篇小说《通腿儿》。我找来作品,一边输液一边翻阅,竟一口气读完。我当时就想:这会是齐鲁文学的一员骁将。

这是一篇好作品。德发用简洁的文字勾画出一段复杂的历史,让沂蒙风情与人性、命运交融在一起,读来令人慨叹。此作很快在文坛引起反响,成为他的成名作与代表作。由此开始,他的中短篇小说接连问世,让人进一步看到了他不凡的才情。

德发的创作实力,是通过系列长篇小说“农民三部曲”(《缙绅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)全面展现的。这三部作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前两部还发表于重要的文学刊物,很快在阅读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德发几乎每完成一部作品都让我先看,令我阵阵惊喜。他毕十年之功,完成了对中国近百年农民生活、农村现实的广泛观照和深沉反思,气势恢宏,视野阔大,底蕴深厚,“农民三部曲”在当代长篇之林中显得十分突出。我从德发身上学到了很多,比如就写农村生活而言,他的根扎得更深,更了解农村、农民和土地,在表达上也更有内容。

对乡土小说的自觉突破,是德发创作的一大特点。谈到乡土

小说,大家就会想到农村题材的作品。其实乡土小说主要还不在于表达的内容,而在于表达的方式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们所熟悉的当代文学,从农村题材到城市生活的创作,也包括一二线城市的写作与表达,基本上还是乡土文学。这里面包含了观念、方式、对一个时期审美传统的继承。乡土文学是了不起的,但也有局限性。随着文学的世界化和现代化,乡土文学必将得到突破,而德发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。从“农民三部曲”即可看出,他在探求新的叙述形式,从结构到其他,保持与世界文学对话的能力。齐鲁大地是乡土文学的根据地,在这里出现一个勇于探索、自我挑战的作家,就显出了特别的意义。

山东是儒学发祥地,“文以载道”是一代又一代作家源于文化基因的自觉行为,更何况新儒学的当代流脉也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学者们一直在讲新儒学的现代性转化,这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。古老的儒学面对了很多新问题,要对接现代,要有更新和转化。但无论怎样它仍旧是入世的,是关怀重大事物的。从关心社会问题来讲,很少有谁比德发更为迫切、更为扎实地诉诸文字。他以新儒家的情怀,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文学发力。这方面许多作家在减弱,而他在增强,这就是勇气。更让人赞叹的是,德发系统地学习研究传统文化,详细了解儒、释、道在当今的流风余韵,出人意料地完成了几部“文化小说”。在他的笔下,传统与现代、神性与人性、宗教与世俗、出世与入世,都得到生动而精准的表达。毫无夸张地说,在传统文化的文学书写方面,德发是当今中国文坛的出类拔萃者。

作为一个有思想、有追求的作家,德发一直在开拓新的文学疆

域。他从经验之内到经验之外,从“乡土”到“文化”,直至人类的终极关怀,踏出了一串深长的脚印。其长篇新作《人类世》更体现了他的努力。他以超乎常人的敏感,让一个历史地质学新概念引发创作激情。类似的表达实际上很容易形成一个人的文学障碍,如主题先行、大而无当和面面俱到、浮浅的思考,而这部新作既表达了严重的关切,具有世界性和前沿性,又避免了一些易犯的毛病,回避了诸多弊端。

德发的创作引人思考一个创作问题:由“宽门”到“窄门”。年龄稍大一点的作家,在创作上很愿意借鉴“史诗性”的作品,这固然好,但由于陈陈相因,或许已经属于“过去式”了。现在的杰作已不太可能出现 19 世纪前后那种大泼墨、恣意、多头并进的写法了。现代生存和阅读已经把文学的入口改变了,变成了一个“窄门”。这就好比一座建筑,很大的府邸,门却不一定留得很大。“窄门”有利于对府邸的保护,也更有魅力和吸引力,它不是大敞的,“城府”却很深,所谓的“侯门深似海”。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家的门开得比较宽,后来就一点点变窄了。从“窄门”进入很重要,这里包含着人物与情节设计,更有语言调度技能。德发的近作始终把主要人物关系放在聚光灯下,场景的移动跳跃也相当节制,线索少有并置和纠缠,力求单纯,这样其实更有叙述的挑战性。现代读者很忙,精神涣散,容易迷路走丢。门开得很宽,读者不是被吓住就是很快失望了,根本不想往里走。由“窄门”直入,这对于乡土作家是很难做到的。我们习惯上很容易讲气势,场面铺排得很大,其实这样做的时候,错误已经犯下了。“窄门”自语言开始,德发的语言比过去更结实也更自觉了。文学是语言艺术,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,随便找

出一个局部来看都是锦绣文章,但又不会因过分精致而丧失了空间感和立体感,而是仍旧能够保持一种浑然的力量。

德发在 20 世纪 90 年代登上文坛,现在已经过了六十岁,写了三四十年,积累了包含小说、散文、纪实文学在内的大量作品,而且能够持续跑好自己的文学马拉松。这当然需要耐力、才华、生活积累和人的品格。品格会决定很多东西,决定意志力、追求真理的赤诚与炽热。对文学艺术竭尽全力的追求、不计得失的探索显然需要人格的力量。他的作品的积累夯实了齐鲁文学的基础。50 年代前后出生的作家承上启下,继承了老一辈,启示了新一代。他一步一步往前走,往高处迈,留下了丰硕的创作果实。如果山东文学队伍中抽掉了德发,就变得大为不同了,底气会差许多。他给许多作家提供了文学营养,提供了经验。

安徽文艺出版社寒冬社长决定出版“赵德发文集”,从而让读者看到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全貌,展示了一条长长的文学河流。这套文集当视为德发的阶段性总结。我相信德发会走得更远,写得更多。

祝贺德发,一起向前。

著名作家、茅盾文学奖获得者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

A large,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likely belonging to Zhao De Fa, positioned to the right of the text.

目录

总序 山东文学的功勋人物 / 张炜 / 1

狗宝 / 1

秋水 / 11

通腿儿 / 26

鹰猎 / 43

那个夏天 / 58

南湖旧事 / 73

金鬃 / 88

混沌 / 96

断碑 / 107

窑哥窑妹 / 117

偷你一片裤子 / 146

蚂蚁爪子 / 163

共枕 / 183

樱桃小嘴 / 199

仙子 / 216

艾艾 / 220

叶子的太阳 / 243

最后的春天 / 258
小镇与眺海人 / 267
到台风眼去 / 276
闲肉 / 287
好事 / 307
实心笛子 / 322
老姑送我红腰带 / 336
报复之夜 / 342
坠子 / 351
花儿叶儿 / 363
匪事二题 / 377
我知道你不知道 / 390
窖 / 403
那天凌晨有流星雨 / 434
鬼皮·血债 / 451

狗 宝

“看家狗，算一口”，这是柳庄老辈人传下的一句话。

柳庄养狗确实多。你到村里看看吧，那真是一幅引人入胜的“狗趣图”哩！满街满巷，到处都有狗的踪影，它们又各具情态：在主人门前忠于职守者，端端正正坐着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；敷衍塞责者，一边坐着一边打盹，只是在狗蝇戏弄它的睫毛时才懒洋洋地睁一下眼；而那些渎职者，干脆将身子盘作一团，鼻子抵住屁股眼儿酣然大睡。至于那些离开岗位的，更是行迹多端：惯于取宠的，见了熟人就跑前蹿后地摇尾表示亲昵；多情的，老是形影不离地追逐着异性；好恶作剧的，把一泡尿分作几次撒，跑几步就跷起后腿“泚”一下树干或墙角；那些贪吃的，边走边嗅地面，一听到妇人呼唤就箭一般蹿去为小娃娃舔屎……

话说一天下午，这些生灵正各自玩得尽兴，忽然从村西头传来了几声同类的狂叫。不知用了狗语的什么词汇，竟一下子将狗社会惊得秩序大乱：睡觉的猛醒，卧着的跳起，贪吃的住口，谈情的罢休，一只只瞪着眼，昂起头，“汪汪”地叫着。看那阵势，好像村西来了一个万分吓人的庞然大物。

在这一片狗叫声中，一个推车的老汉从街西头走过来了。他头戴一顶三扇黄狗皮帽，身穿一件没裱布面的黑狗皮袄。推着的双轮车上，一边拴着一个大铝盆，盆里一只白花花的狗头骨，撞出

“当当”的声响。

见他走来，狗群越发恐惧。有几只本来还起劲地叫着，这时吓得夹紧尾巴，“唧唧”哀号着逃进主人门内。剩下几只勇敢一点的还在冲他龇牙，但根本不敢靠前，只是虚张声势而已。

一见这场面，老汉那挂着酒颜的圆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笑容。他清了清嗓子，用罗圈腿踩着板眼，一边走一边唱起了京戏：“万马营中无人敌，葭萌关前把兵提……”

“嗨，二虎哥！”

老汉一听有人喊他，就止住了唱，转脸去看，原来是好站街口的街柱子老汉。

“一回来就唱得满世界响，今日集上买卖又不错吧？”

“嘿嘿，正叫你说着了。咱得给《少林寺》烧两炷高香啊，那电影里说吃狗肉好，咱这买卖能不火吗？哈哈……”

“补身之物嘛，谁都愿吃。等你再杀狗，一定给咱留二斤，我也想当李什么杰！”

“行，给你留着。不过，等你当上武士，俺得跟你比试比试！”说着，他从车上摸起刀，往街柱子肚皮上一晃，吓得对方捂着肚子连连后退。

一个四十来岁、长着鹰钩鼻子的男人凑过来了：“两个老哥，开的啥玩笑呀？”

二虎一见是王锥子，脸上顿时去了热度：“没啥，他想买肉吃。”

“噢。我正要找你呢。我那条狗，这些日子精瘦精瘦，不愿吃食，你把它牵去吧！”

二虎耷拉着眼皮问：“你愿卖？”

“愿卖。”

“好吧，我回家搁下车子就去。”

街柱子老汉指点着二虎道：“你又要杀狗？等一会儿我去买上二斤肉，今晚就吃！”

“好！”二虎推起车子走了，几条狗又朝着他狂吠起来。

二

柳庄最东头，有两间崭新的瓦房，这便是二虎老汉的家。

等到街柱子袖着手踱去时，二虎已经把王锥子的狗牵来，拴在树上了。

“你说，这狗怎么不值三十？”王锥子正跟二虎讲价钱。

“不值就不值。”二虎边磨刀边白了卖主一眼，“冲这骨架子，二十就不少！”

“二十？”王锥子歪着脑袋喊，“二虎，还有王法吗？”

“王法怎样？”

“王法就是三十！”王锥子想蹦，但身子刚一挺，突然伸伸脖子，低头干呕起来。

二虎厌恶地看了他一眼，撩起袄襟，从腰带上串着的牛皮票包里掏出几张钱，走过去递给了他。

王锥子一见，连忙擦擦脏嘴接过。他数了数，抽出一张：“这破的咱怎么使？”等二虎又给换了一张，他才晃荡着瘦身子走了。

街柱子这时走过去对二虎说：“给他三十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呀，屠子的手，菩萨的心。”

二虎不答话，忙着去杀狗。他把拴狗绳子猛地一提，高高地缠在树上，让那狗背靠着树立起来。他伸手脱去狗嘴上的皮箍，趁它直张嘴的时候，舀起一瓢凉水猛地灌上，那狗咳了两咳便闭气了。

“好，利索！”街柱子在旁边喝起彩来，“你这不放血的狗肉，一点儿补效也跑不了呢！”

二虎把狗身上的绳子解开，另拿过一根细尼龙绳往狗牙上一挂，往树枝上一搭，那狗便悬空吊了起来。他抄起尖刀，“哧哧哧”，一转眼的光景，狗皮像脱褂子似的垂下半截。

二虎一边剥皮一边摇头：“太瘦了，太瘦了。”

那狗的确很瘦，脊梁骨像刀背，一根根肋骨历历可数，简直是除了皮就是骨头。

街柱子上前用指头戳了一下：“这么瘦，难道肚子里有狗宝？”

“狗宝？”

二虎一下子呆住了。他停住刀，用手将吊着的狗拨转了一圈，眼神炯炯地打量着它。

“嘁！”街柱子撇了撇嘴，“给你个棒槌认成针。就冲你这命，那宝物能奔你？”

“嘿嘿，也是。”二虎自嘲地笑了笑，又动起手来。但是，平时他能闭着眼把狗皮剥得完完好好，而今天刀在手上直抖，不是皮上留了肉，就是刀子割破了皮。

剥完，要剜膛了，二虎盯着那隐隐现出五脏轮廓的狗肚子，心也跳气也喘，晕乎乎的像喝醉了酒。他操刀站在那儿，长吁了一口气，然后“哧”地一刀把狗肚子划开了。他的刀还没收回，就见狗肚（胃）一下子坠出来，砸到刀背上砰然有声。二虎颤抖着手一摸，里面有硬硬的一大块。

“什么什么？”街柱子见二虎神色异常，忙问。二虎说不出话来，只用手朝狗肚一指。

街柱子过去摸了一把，“哎呀”一声，脸上顿时现出了三个圆圈儿。

三

天黑了，但二虎没有生火做饭，他坐在屋里，眼瞅桌上瓷碗里白莹莹像一团豆腐渣似的狗宝，一袋接一袋地老是抽烟。

“牛黄狗宝，珍珠玛瑙”，这可是宝物啊！老人们传得可玄了：那东西长在狗肚子里，每逢夜深狗睡之时，它就从狗鼻孔里悄悄钻出来，化作一团萤火，一圈一圈围着狗头转。一有动静，它便马上躲藏回去。谁要得到它，就能发一大笔财——这东西治病可神了。当然，传说归传说，这宝贝不过就是狗胃里的结石，现在这东西也并非无价之宝，但一只只能卖个二三百块钱。这东西非常稀罕，有人杀一辈子狗也见不到，即使杀出来也不去卖钱，而是珍藏起来当作炫耀的资本。所以，哪个杀狗人对它都是梦寐以求。二虎杀了几十年狗，也是第一次见呢。

然而，二虎心里的欢乐只存在了一会儿，紧接着涌上来的，是一泓浓重的苦涩。

二虎从小失去双亲，靠要饭长大，十四岁上操起了杀狗刀。那年头，杀狗的连七十二行都算不上，最最下贱。有人说他们死后是过不去那个桥的。好人临死都要在手腕上挂上一串“打狗饼”，到那里一扔，趁阴狗争吃饼子的时候抽身过去。那么这些专门杀狗的纵然带几车饼去，也是不会被放行的。这样，他们便不能投胎转世，要永远在阴曹做游鬼。但二虎顾不得这些，生计所迫，有什么办法？

熬到二十三岁，二虎总算没像大部分杀狗人那样打光棍，终于娶了亲。媳妇的娘家是邻村，也是一个杀狗人的闺女，人长得还不错，就是太粗鲁。拜完天地正坐床时，洞房里进来一条狗，当着那么多闹房人的面，新媳妇脱口道：“好狗，能出八斤净肉！”这事后来

成为周围几十个村的笑料。花烛之夜一过，新媳妇便挽挽袖子帮男人杀狗了。那女人心强，整天唠叨说：“要能杀出狗宝多好！”每逢杀狗，一剺开膛，她就要先去摸那狗肚。一天，夫妻俩赶集途经洪家村，正碰上另一杀狗人在一户人家买狗。二虎媳妇见那狗奇瘦，便又痴心发作，非要人家卖给她不可，那个杀狗人不让，她就去夺。没料到，那狗猛地一跳，把女人的手狠狠咬了一口。过了个把月，女人竟得了狂犬病，怎么治也没治好。二虎哭得昏天黑地，死去活来。

媳妇的死，让二虎的心重重地挨了一刀。他知道，下半辈子不会有女人嫁给自己了。他心灰意冷，学会了喝酒，肚里灌上二两，便埋头做他的狗肉买卖。后来解放了，入社了，队里仍让他杀狗，一天交几毛钱，买工分参加分配，日子勉强过得下去。但逢年过节，他便跑到媳妇的坟前去哭一场。

想不到十几年以后，他那颗僵死的心又复苏了一阵子。

二虎的草房没套院墙，东边紧靠一块菜园。那是他远房堂弟三槐的，弟媳经常领着两个孩子在那里浇园拔菜。那一年三槐进城，正赶上红卫兵武斗，被冷枪打死了。三槐媳妇守寡后，日子越来越艰难，常常一边浇园一边流泪。她那两个孩子不懂事，每看到二虎杀狗就馋得咂指头。二虎见他们可怜，常常包点狗肉给孩子，让他们回家打馋虫。

这一天，孩子又来了，但怀里抱着几个煎饼，说是他娘让送给二虎的。二虎收下，撕一块煎饼在口里嚼着，心里忽然涌上一股难以名状的情感。自己多年来都是煮地瓜干吃，从来不敢奢望能吃上女人烙的煎饼啊！他一阵激动，端出一碗肉，让两个孩子吃得尽兴而归。

从这以后，二虎变了，每天出门回来常常坐在门口抽烟，一边